

## 克隆风暴！

—

星期天，热闹的童话商场内。大人们一边游走，一边对商品评头论足；小孩们牵着爸爸妈妈的手，眼睛忙不迭地瞄来看去，不时发出惊喜的欢叫。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微笑。

但是，有一个人的表情却与众不同：自从踏进童话商场第一步起，他就没有笑过。

他的脸绷得紧紧的，仿佛一块冰冷的铁板。他快步穿过人群，跳上扶手电梯。电梯上的人都安详地站着，唯有他，才站一秒钟就不耐烦了。他把挡路的人往两边一推，几个大步跨到电梯顶端，然后噌地蹦上二楼。

“哟，是您啊张探长，”有人认出他了，“今天怎么有空来逛商场？”

那个张探长并未理他，而是拧着眉头眯着眼睛，机警地四下扫视一番。他的目光落在服装架前的一男一女身上。男的个子矮矮的，戴着眼镜，正指着一条裙子询问女方的意见；女的可能是矮个男人的女友，亲密地挽着他的胳膊。

张探长突然笑了，“嘿嘿，就是你了！”

张探长一个健步冲过去，指着矮个男人大吼：“呔！不许动！”

矮个男人吓得一缩脖子，“怎、怎么啦？”

“你竟敢光天化日之下偷窃！”

啊？！张探长抓住了小偷！人们被惊动了，呼啦一下围过来。

矮个男人急忙辩解，“你……你别冤枉好人！”

“是呀张探长，”一位顾客说，“这个人我认识，是出了名的老实人！”

“是呀，您是不是看错了？”那女人也替自己的男友说话，“我找他，就是看中他这份老实！”

“难道老实人就不会干坏事吗？”张探长说，“请你们记住：‘老实’是罪犯的最好伪装！”

矮个男人看来是特别老实，他气得半死，却只会傻乎乎地说：“你、你、你……”

人们都是同情弱者的，有人提议：“去问问售货员小姐吧？”

售货员小姐过来了，她说：“我们商场有规定：顾客挑选商品时，如果没有主动要求帮助，不能过去干扰。所以我一直站在一边留心着他们，看他们是否要求帮助，”售货员小姐停了一下，接着说，“可是，我并没有看见他们有偷窃的举动。”

大家都望着张探长，看他怎么说。

张探长指着售货员小姐，“请问，她是谁？”

“售货员呀，”

“对了，她是售货员，而不是侦探，”张探长说，“既然她不是侦探，就不可能有侦探那么敏锐的目光。她看不见的东西，不等于侦探也看不见——喂，小子，你敢让我搜身吗？”

在商场里搜身？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女友马上反击：“你有这个权利吗？”

矮个男人挡住她，“别这样。搜就搜，反正我没偷东西！”

女友对张探长说：“如果搜不出来，我要告你诽谤！”

张探长一笑，伸手往矮个男人衣服里一摸，噌地抓出一个东西。大家一看，是一个高档的电子记事本！

张探长得意了，“众所周知，这是最新型号的手持电脑。别看它只有半个巴掌大，可功能却和高档台式电脑相差无几！那我就要问了：既然这小子穷，他怎么买得起这么昂贵的东西？”

女友愣了，她盯着矮个男人。

“这……这不是我的！”矮个男人语无伦次，“我没……没有偷，是他塞到我身上的！”

张探长说：“这么多人瞧着，我怎么塞？”

“你是侦探，你手脚快……”

“对了！”女友突然叫起来，“这个电子记事本应该在四楼出售，可是我们刚刚上到二楼，根本没去过四楼！”

“对呀对呀！”矮个男人象抓住了救命草，大叫。

张探长不动声色，“可是，谁能证明呢？”

矮个男人怔住了，是呀，都是来逛商场的，谁会注意别人呢？

“我能证明！”女友大声说，“我一直和他在一起！”

“你和他关系太亲密，不能算作‘有效证人’。”

大家偏向张探长了，毕竟东西是当众从矮个男人身上搜出来的。他们热辣辣地盯着矮个男人。

“我真的没有偷，我偷了东西就是狗！”矮个男人都快哭了，“张探长，你为什么偏偏要冤枉我呢？”

“谁冤枉你了！”张探长正色道。

“原来你是个小偷！”女友啪地扇了矮个男人一个耳光，“我看错你了！”

女友甩手就走。矮个男人急红了眼，“好哇张探长，你冤没冤枉我，咱们两个心里最清楚！我……我跟你拼了！”

他向张探长扑去，人们发出惊叫。张探长是经过专门训练的，矮个男人怎么是张探长的对手呢？人们几乎还没反应过来，只听劈里啪啦一通猛响，矮个男人就瘫倒在冰凉的地板上了。他费力地喘着气，鼻孔和嘴角都淌着鲜血。

大家看了吃惊不小：我的妈呀，即使他偷了东西，也不能下这么重的手呀！

“真是个笨蛋，自不量力！”张探长抹掉脸上的血——矮个男人的血，“瞧瞧，把我的衣服都弄脏了！我去一趟洗手间，你们看好他，别让他跑了！”

张探长分开人群，向洗手间走去。人们将矮个男人扶起来，有人替他擦血。

二楼的动静哪能逃过商场经理的眼睛，只不过张探长在这里，他不便插手。张探长一走，他马上吩咐人调查。首先服装部的售货员再次证实，矮个男人只是看看衣服，根本没有偷窃举动；然后四楼“电子记事本专卖”柜台的小姐也证实，柜台里总共只有十台记事本，根本没有失窃；最后负责保安的技术人员搜索了商场录像，发现了两个情况：第一、矮个男人和他女友

确实只上到二楼，没有去过四楼；第二、张探长一进商场就直奔二楼，立即捉拿矮个男人。

也就是说，矮个男人没去过四楼，张探长也没去过四楼——那他怎么知道矮个男人偷了四楼的东西？况且四楼根本没有丢东西！

事情昭然若揭了：张探长在撒谎！

“可是，张探长为什么要撒谎？”有人不解地问。

正在这时，张探长回来了，他身后还带着两个警察。

“发生了什么事？”张探长分开人群，看见了血流不止的矮个男人。他吃惊不小，“咦，这是怎么了？”

人们一听就生气了：好哇，你把别人打成这样，还装模作样地说风凉话！

大家互相递一个眼色，轰地就围上来，拳头和脚叮铃咣啷地往张探长身上招呼。两个警察愣了，不知该怎么办。一眨眼的工夫，人群散开了。张探长躺在地上流着血，比矮个男人还要惨。

商场经理看了直摇头。这种事的影响太坏了，他知道商场的营业额将大幅下降。

大家正想搀扶矮个男人离开，人群外面突然响起一个声音：“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刚上一趟厕所，这里就这么热闹？”

大家循声望去，傻了——外面站着……站着张探长！

大家再瞧瞧地上，地上也躺着——张探长！

两个张探长！！

站着的那个张探长看见了躺着的张探长，他摇摇头说：“哎哟老兄，你也太惨了！”说完，他噌地跃上下楼的电梯，几个大步蹦下去。

大家这时才反应过来，“快，快抓住他！”

大家冲下楼梯，涌出大门。

晚了，那个生龙活虎的“张探长”已经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 二

接到报案，糊涂大侦探和助手聪明小姐立即赶往童话商厦。他们来到二楼服装柜。

“真可惜，现场都被破坏了，”聪明小姐说，“可能因为围观的人太多。”

“正因为围观的人多，所以现场被破坏也没什么关系，”糊涂大侦探说，“只有那些没有目击者的作案现场，才有保留的必要。”

聪明小姐蹲下仔细观察，“地上有很多血迹，要不要取样化验？”

“化验也可以，不过没什么价值，”糊涂大侦探说，“根据目击者的报告，这些血是矮个男人和张探长的，那个假探长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聪明小姐还是取了血样。

接着，他们观看了现场的录像。

“你觉得怎么样？”聪明小姐问，“这个‘张探长’简直能以假乱真！”

糊涂大侦探摸摸下巴，“我和张探长够熟悉了，可是压根就看不出他们之间的区别。

他们的一举一动毫无差别，连说话的语气都一模一样！”

“会不会……”聪明小姐猜测，“张探长有一个双胞胎兄弟？”

糊涂大侦探摇头，“我调查过了，张探长是独生子——有张探长的父母和出生证明为证。”

“那……”

“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克隆人’。”

“克隆人？”

“通俗地说，叫做‘复制人’，”张探长解释，“克隆技术是一项尖端的生物技术，它是取出生物体的任意一个细胞——手上的也好脚上的也好，甚至头发上的、皮屑上的，都行——取出体细胞之后，用它对卵细胞授精，然后将受精卵植入‘代孕母体’中，比如说，狗身上、羊身上。这个受精卵就能象正常的胎儿一样发育、出生，直至长为成熟的个体。”

“这就不对了，”聪明小姐说，“那个冒牌张探长和真的张探长一模一样，难道说，在张探长刚开始孕育的时候，冒牌张探长也在孕育？这不可能呀！”

糊涂大侦探点头，“是的，这是个疑点！”

暂时得不出结论，糊涂大侦探和聪明小姐就赶往医院。他们先安慰了矮个男人，然后去看望张探长。张探长比矮个男人伤得重，全身都缠满了绷带。医生叮嘱不要说话打扰病人，反倒是坚强的张探长主动要求配合糊涂大侦探的工作。

糊涂大侦探想了很久，只问了一个问题：“怎么那么巧，你就在关键时刻赶到现场？”

“我……接到一个……”张探长嘴唇动不了，说话相当费力，“一个报警电话……”

“电话里有没有说：‘张探长’在捣乱？”

“没……没有，”张探长歇了一口气，“它只是说……说童话商厦出乱子了，要我赶快……赶快去……”

“我明白了，你好好休息吧。”

走出病房，聪明小姐迫不及待地问：“这个电话很可疑！我猜是假探长自己打的！”

“有可能，”糊涂大侦探点头，“也可能是他的同伙，或者一位心急的目击者打的。”

“那么您现在怎么想？”

“我很担心，”糊涂大侦探忧心忡忡，“既然出现了假探长，难保不会出现假警察、假工人、假经理，甚至……”

这时，安静的医院走廊里突然响起响亮的脚步声。一个警察风风火火地向他们奔来。

“你们在这里呀，让我好找！”警察对糊涂大侦探说，“快去吧，李源家出乱子了！”

“出乱子？！”聪明小姐马上警觉，张探长就是听说童话商厦“出乱子”急忙赶去，结果自己出了乱子。

“糊涂大侦探，这可能是个圈套！”她大声提醒。

糊涂大侦探沉吟一下，“即使是圈套，我也要钻一钻！”

\*\*\*

李源生活幸福。他有一份安定的工作，有一个贤惠的妻子，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有人说：男人要事业，女人要家庭。李源不同意这个说法。在他看来，男人所需要的，同样是家庭的幸福。你辛辛苦苦工作，又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家人过得更好一些吗？所以李源的家庭观念非常重，每天下班，他从不

出去游玩取乐，而是立即赶回家。

但是今天，他没有按时回家。下班之后，他到糕点店去了一趟。今天是妻子的生日，他要买一个大蛋糕庆祝庆祝。蛋糕都是当场定制的，李源就奶油的图案，以及“生日快乐”四个字的文体，和糕点店的师傅讨论了一番。为此，他耽搁了一些时间。

蛋糕做好，他又到旁边的花店买了一束鲜花。

李源骑自行车，赶回温馨的家。

站在家门口，他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手表：六点三十分，比平时晚了二十分钟。李源有钥匙，但是这次他轻轻地敲了门。他想给妻子一个惊喜。

“谁呀？”屋里响起妻子熟悉的声音。

“我，”李源轻声回答。

咔哒，门开了。面对妻子，李源举起蛋糕，柔声唱道：“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出乎意料，妻子脸上并没有惊喜的表情，她反倒惊讶地指着李源，“你……你……”

“今天是你的生日呀，忘了吗？”李源保持着丈夫的宽容，他举起鲜花，“祝贺你，我的妻子！”

妻子没有接鲜花，却惊恐地后退一步，用颤抖的声音说：“你……你是人还是鬼？”

啊？！李源觉得不对了，这是什么话？

屋里突然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怎么了，虎妹？”

李源的妻子属虎，“虎妹”是她的昵称，是李源的专利。所以李源一听就生气了：谁这么放肆，敢这样叫我的妻子？

说话的人出来了，李源一看，蛋糕啪哒一声掉在地上——出来的是李源！

另一个李源！！

两个李源都愣住了。几乎同时，他们举起手，指着对方气恼地问：“你是谁？怎么跑到我家来了？”

顿了一下，两个人又指着自己的鼻子，异口同声地说：“我是李源，这个家的一家之主！”

“胡说！你是假的！”屋里的李源首先发起进攻，“李源是非常爱家的，他怎么会回家迟到？”

“我去给妻子买生日蛋糕了！”门外的李源奋起反击，“既然李源爱家，他就不可能忘记妻子的生日，更不会不给妻子买蛋糕——这正说明，你才是假的！”

“谁说我忘记了妻子的生日？你瞧桌上是什么？”

门外的李源一看：哟，餐桌上真的摆着一盒蛋糕，刚才没注意到。

“可是……你怎么这么快？”门外的李源不甘失败，“难道你提前下班了？真的李源工作是很认真的，他从不早退！”

“我没有提前下班，这个蛋糕是我昨天预订的！”屋里的李源挥拳头，“我下班的时候，顺路就把它带回来了，一分钟都没耽误！”

“别吵了别吵了，我的头都晕了！”李源的妻子抱着头坐在沙发上。

两个李源都不吱声了，但是他们的眼睛还在明枪暗箭地斗来斗去。

他们的儿子李大奇已经观望了半天，这时候他说：“我有办法证明谁是

真的爸爸！”

“快说！”两个李源一齐喊。

“很简单，只有真爸爸才知道我们的一些秘密。所以我想问：上次我考了全班第一名，爸爸送我一件什么礼物？”

“遥控坦克！”门外的李源马上喊出来，“高级遥控坦克，两百九十九元，在童话商厦买的！”

“这不公平！”屋里的李源叫屈，“我也知道送了遥控坦克，但是我没有他嘴快！”

李大奇想想也是，“好吧，那咱们这样：我再问一个问题，你们各自把答案写在纸上——注意，不许偷看！”

“没问题，你说！”两个李源都拍胸脯。

“你们听好：妈妈不让爸爸抽烟，可是爸爸有一次偷偷抽烟被我撞见了。为了不让妈妈知道，爸爸给我写了保证书。这件事，是我和爸爸两个人的小秘密——请问：保证书是怎么写的？”

两个李源背对背趴在桌上，刷刷地奋笔疾书。一眨眼的工夫，两份答卷交上来，上面写着——

### 保 证 书

我对天发誓：今后再也不抽烟了！

如果我再抽烟，就让我学狗爬，绕着宿舍楼  
连爬三圈，还要汪汪叫！

发誓人：李源 1999年9月9日

李大奇挠头了：两份答案一模一样，这可怎么办？他再仔细查看字体：笔迹也一样，是爸爸特有的“曲里拐弯”体！

李大奇一摊手，“我没办法啦！”

“我来试试，”妈妈上阵，“李源，我知道你的肚皮上有一块胎记，你敢不敢让我看看？”

“有什么不敢！”

两个李源同时掀起衣服，大奇和妈妈凑上去一瞧：两个李源都有胎记！胎记的位置、形状和颜色完全一样！

妈妈急得捂着脸哭了，“这可怎么办呀，呜……”

“只有报警了。”大奇说。

糊涂大侦探和聪明小姐赶到李源家。和他们一起赶来的，有童话镇的光头镇长，一小队警察、几个法医，还有一群围观者——大家听说出现了两个李源，都来看热闹。

面对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两个李源，糊涂大侦探也一筹莫展。他考了李源几个日常问题，两个李源的答案都一样。他请李源的妻子和儿子想办法分辨，他们表示无能为力。

“没办法，只好委屈两位了，”糊涂大侦探说，“我们要对两位验血。”

“验就验！”两个李源干脆地回答。他们以同样的动作挽起袖子。

“用不着这么麻烦，”聪明小姐笑了一下，“只要扎一下指尖。”

血样拿去让法医检验。不一会儿，结果出来了：两份血液的血型一样，浓度一样，连成份都一样！

糊涂大侦探盯着化验单发呆。

“怎么样，有进展吗？”光头镇长忍不住问。

糊涂大侦探摇头。

“怎么会这样？”光头镇长有点生气，“你的神勇哪里去了？”

糊涂大侦探苦笑。

“不能再等下去了！”光头镇长斩钉截铁地说，“多拖一分钟，就会多出一分危险——已经出现假探长、假李源了，如果出现两个警察局长，甚至两个光头镇长，那该怎么办？不行，我得抢在他们前面！”

说着，光头镇长身手矫健地跃出门去。

糊涂大侦探大声问：“你想怎么办？”

“你就等着瞧吧！”光头镇长的声音在童话镇上空飘荡。

### 三

不同的身份、地位，将使用不同的破案方法。张探长的破案方法是牵着警犬跑来跑去，糊涂大侦探的破案方法是尽可能多地收集资料，然后从错综复杂的线索中推断出正确的结果。而光头镇长既然是一镇之长，他破案就有自己的便利条件。

光头镇长下了一条命令，所有复印社的人立即赶到镇长办公室。

“请问镇长先生，您有什么吩咐？”每个人都诚惶诚恐。

光头镇长喝一口热茶，“我知道是你们干的，坦白吧。”

复印人员面面相觑，“我们……干了什么？”

嘭！光头镇长把茶杯一摔，“还装傻！你们以为我是笨蛋？童话镇出了复制人，而你们又是搞复制的——试问不是你们干的是谁干的？！”

复印人员都笑了，然后赶紧收拢笑容。

“您一定是误会了，我们是搞‘复印’的，不是搞‘复制’的，”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复印人员说，“再说我们只能复印死的东西，比如说：一幅画，一段文字什么的，那大活人，就是拿一百台复印机，也复印不出来呀！”

“这是复印机本身所决定的，一位年轻的小伙子推推眼镜说，“复印是利用了‘静电’的原理，详细说来是这样的……”

“废话少说！”光头镇长粗暴地打断他，“你们的意思是：你们只能印死的，不能印活的？”

众人点头。

“那我想问问：你们印过活的没有？”

大家相互看看，“这倒没有……”

光头镇长一拍桌子，“哼，没有做过的事，你们怎么知道不行呢？也许有那么一个心术不正的家伙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做出了复制人来捣乱！”

“这……”大家有点慌张，“您说得也有道理，我们回去试试……”

“别回去，我早就准备好了，”光头镇长一指旁边，“这是我的复印机，你们当场试验！”

镇长秘书送来一只小猫，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它压在复印板下面。一位复印人员按了绿色复印钮，哧啦、哧啦一阵响，复印机里出来了——谢天谢地，不是活的小猫，而是一幅小猫挣扎的图画！

所有人都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光头镇长不愿相信眼前的事实。他拉开复印板，小猫“喵喵”地惨叫  
着，哧溜一下逃之夭夭。好多人偷偷地捂嘴笑。

“都回去吧！”光头镇长生气地说。

我光头镇长亲自出马，居然失败了！光头镇长气得不行，他找到糊涂  
大侦探说：“喂，我要提审李源！”

糊涂大侦探问：“哪个李源？”

“两个都要！”

“您亲自提审？”糊涂大侦探没动，“可能您还不清楚：审问是很讲究技  
巧的，我认为，还是让警察局来做这件事比较好，他们比你有经验。”

“经验！”光头镇长大叫，“别跟我这个老头子谈经验！我早有准备，你  
跟我来！”

光头镇长扭头便走，他拐进警察局的审讯室。糊涂大侦探一瞧：我的  
妈呀，里面摆着两张电椅！

“这就是我的‘技巧’！”光头镇长介绍说。

“您想电他们？”糊涂大侦探吃惊，“这可不成！别说里面有一个无辜的  
真李源，就算两个人都是罪犯，我们也不能用刑——法律有规定！”

“嗯？”光头镇长瞪眼，“现在童话镇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你居然说这种  
话，你是什么意思？”

“我……”

“我看你是想包庇罪犯！”光头镇长扣大帽子，“小心我连你一块儿电！”

电椅的厉害糊涂大侦探最清楚，他不敢吱声了。

两个李源被带上来，分别坐上电椅，用宽大结实的皮带扣住手脚。

“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一个冒牌货，”光头镇长轻描淡写地说，“坦白吧，  
免得遭受皮肉之苦。”

“是他！”两个李源一齐用鼻子（手动不了）指着对方说。

光头镇长摇头，“不好不好，肯定有人在撒谎。幼儿园阿姨没有教过你  
们吗：撒谎是要吃苦头的！”

说着，光头镇长猛地按下电钮。

“啊——”两个李源被强电流刺得痛叫不止。糊涂大侦探不忍心看，闭  
上了眼睛。

光头镇长松手，“怎么样，说不说？”

两个李源喘了一会儿气，左边那个突然说：“好吧，我就坦白了吧！”

光头镇长得意，因为他的方法见效了；另一个李源大喜，因为可以逃  
脱苦海了；糊涂大侦探大惊，因为他想不到，这个方法居然见效了。

“快说！”光头镇长急不可耐。

左边那个李源清了清嗓子，“在外人看来，一定弄不清我们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谁真谁假，我们心里清楚得很！告诉你  
吧——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放屁！”另一个李源马上反击，“对不起，我说脏话了，我平时是很文  
明的——可是这个家伙——不，这个‘假货’脸皮之厚，远远超出了我的想  
象，你说我能不骂人吗？”

“你才是假货！”另一个不甘示弱。

“你假冒伪劣！”

“你粗制滥造！”

“你……”

“住嘴！”光头镇长拍桌子，“我明白了，你们在合伙耍我！”

两个李源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了，“别别，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话音未落，光头镇长的手指就按了下去。哧啦、哧啦！两个李源被电得身体扭成了麻花。

“还说不说？”光头镇长口气强硬了。

“这……”两个李源相互望望，有气无力地说，“求求你别硬撑了，你就招了吧！”

停了一下，他们又互相说：“我又不是假的，我招什么！”

哧啦！两个倒霉鬼又挨电了。

“哎哟，这可怎么办哪！”电流一停，一个李源说，“我哪遭过这份罪呀！”

“熬不住的时候喊喊口号，”另一个李源出主意，“这样能分散注意力，也许能减轻一些痛苦。”

“有道理！”

“不对呀，”光头镇长说，“你们不是敌人吗，怎么互相帮助了？”

两个李源一起说：“现在，我们最大的敌人是你！”

光头镇长气得狠拍电钮。两个李源疼得嗷嗷叫。

“祖国万岁！”一个李源高喊。

“自由万岁！”另一个李源大叫。

喊完两个人就晕过去了。糊涂大侦探急忙上前查看。

“不好，”他对光头镇长说，“他们有生命危险，必须立即抢救！”

眼瞧着也审问不出来了，光头镇长只好同意。糊涂大侦探将两个李源送往医院抢救。

好不容易渡过危险期，将两人抬上病床躺好，医院里突然骚动起来。

“怎么回事？”糊涂大侦探出来问。

“快走吧，”一位医生边脱白大褂边回答，“镇长有令：所有人必须在童话广场集合，不到者按犯罪处理！”

“这个老光头，尽给我添麻烦！”糊涂大侦探在心里发了一句牢骚，“这次他又想出什么鬼主意？”

糊涂大侦探赶到童话广场，广场上人山人海。

“我的镇民们，安静一下！”光头镇长在主席台上对着喇叭喊。可是人太多了，广场上依然闹哄哄的。

光头镇长很生气，他板起脸说：“谁要是再说话，就按犯罪处理！”

唰！广场上立即安静下来。

“不要以为我是傻瓜，”光头镇长发表讲话，“我很清楚：复制张探长和李源，把童话镇搅得一团糟的罪犯，就躲在你们中间！”

嗡嗡、嗡嗡，底下又响起声音，大家都在警惕地互相盯视。

“安静，安静！”光头镇长拍话筒，“我想请问这位罪犯：你干了坏事，就不感到惭愧吗？你就不怕大灰狼来吃你吗？我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走出来认罪，我就保证宽大处理！”

等了半天，没人出来。

光头镇长一脸气恼，“好吧，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现在我命令：全体镇民一起做广播操，直到罪犯惭愧得受不了，自己出来为止！”

“啊？！”下面闹起来，“这怎么行啊！”

“一个人犯罪，不能让大家跟着受罪呀！”

“再说他既然是罪犯，就根本不会惭愧！”

糊涂大侦探一看闹得越来越不象话，就向主席台走去。光头镇长眼睛挺尖，他马上对着话筒说：“糊涂大侦探，你别过来！不要以为你是侦探就有特权！按照你的理论：在真正的罪犯抓出来之前，每个人都有嫌疑——包括你糊涂大侦探！”

糊涂大侦探不走了。不是他不敢，而是他知道，跟这种糊涂虫没有道理可讲。

糊涂大侦探老实了，光头镇长很得意，他虽然不太擅长破案，但是管人却很在行。

为了管住所有的人，他又加上一句：“注意了：谁不做操，老规矩——按犯罪论处！”

大家又吐舌头又撇嘴，都是一脸苦相。

光头镇长打开录音机，一阵熟悉的声音通过话筒传遍广场——

“第八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伸展运动，预备——起！……”

有人在下面骂了一句。每天清早，就是这种讨厌的声音打碎了无数人的好梦，没想到大中午也逃不掉！

糊涂大侦探一边做着操一边担心：我自己倒没什么，反正就当体育锻炼了；可是那些老头老太太怎么办？他们的骨头已经僵硬了，他们的肌肉已经萎缩了，他们能受得了吗？还有那些坐惯办公室的“大肚皮”，到了后面的弯腰运动、跳跃运动，他们怎么撑过去？还有，孩子们虽然能做操，可是如果这样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地做下去，他们的小胳膊小腿儿吃得消吗？更别提那些小姐太太了，平时上趟街都累得要死——噢对了，聪明小姐除外……

糊涂大侦探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广播操做到第五遍，地上已经躺倒了一大片人。这些人马上被担架抬走，不过不是去医院（医院也没有人），而是被关进了监狱——光头镇长说话算话，凡是不做操的，就算犯罪！

剩下的人正做得精疲力尽、头晕眼花，谁也没有注意到，空荡的街道上，出现了一个其貌不扬的小老头。他向这边望了望，犹豫一下，然后下定决心似的走了过来。

“喂，”他拍拍糊涂大侦探的肩膀，“你们在干吗？”

“嘘！”糊涂大侦探不敢抬头，“小心被抓走！”

“抓什么走？”

“你是装傻还是真傻？”糊涂大侦探挺胸踢腿，“光头镇长的命令：大家一起做操，就可以抓住坏蛋！”

“我没下过这条命令呀！”

糊涂大侦探愣住了，他回头一看：妈呀，背后站着的，就是光头镇长本人！

他再往主席台上一瞧：上面也有一个光头镇长！

两个光头镇长！！

旁边的人也发现了这个古怪的现象，大家的脑子马上以 786 电脑的速度转开了：台上的光头镇长发布了可笑的命令，台下的光头镇长说他没有发布这条命令，这说明……

“抓住他！”糊涂大侦探指着主席台第一个叫出来，“他是假镇长！”

大家全都反应过来了，他们正要围上去，假镇长却出乎意料地朝着众

人扑来！

大家条件反射地退让，假镇长趁机扑到真镇长身上。他使一个绊子，两个镇长咕咚一声倒在地上！

“不好！”糊涂大侦探知道假镇长要干什么，急忙睁大了眼睛。两个镇长在地上扭作一团，他们在无数双大脚小脚、香脚臭脚之间滚来滚去，越滚越快。糊涂大侦探的眼睛都看花了……

终于，两个镇长在人群中站了起来。两个镇长都成了大花脸，他们一站起来就指着对方说：“抓住他，他是假的！”

面对两个一模一样的镇长，糊涂大侦探不禁仰天长叹！

#### 四

为了查出真相，两位镇长被“请”到警察局。审问一点也不费劲，糊涂大侦探还没发问呢，他们倒抢先回答了。

“他是假的，我以镇长的名义发誓！”两个光头镇长都指着对方信誓旦旦。

“慢点慢点，一个个来，”糊涂大侦探吩咐，“说得这么快，我们聪明小姐也记不过来呀。”

“我先说！”其中一个光头镇长举手，“你知道，我每天早上有喝牛奶的习惯。今天早上我开门从奶箱里拿出鲜奶瓶，发现纸做的盖子掀起了一条缝……”

“这是常有的事，”另一个光头镇长急忙抢断，“送牛奶的小伙子毛手毛脚的，有一次还把我的奶瓶打碎了！所以我就没在意，拿回家热热就把牛奶喝了……”

“结果我上了大当！”第一个光头镇长叫出来，“没过几分钟，我就感到脑袋昏沉沉的。我就奇怪了：刚睡起来，怎么又困了？还没想明白，我就趴在桌上睡着了……”

“等我醒过来，已经是下午了！”另一个光头镇长高喊，“我一出房门，就发现你们在做早——噢不，在做下午操！”

聪明小姐停下笔，“我插一句：很明显——有人在牛奶里放了安眠药！”

“肯定是这个坏蛋干的！”两个镇长互相指着鼻子说。

“不要急，谁真谁假，马上就能水落石出，”糊涂大侦探说，“不是有一位镇长吃了安眠药吗？这就简单了：我们用仪器检查一下，谁身体里残留着安眠药的成份，谁就是真正的镇长！”

“对呀！”两个镇长兴高采烈地拍大腿，“哈哈，这下你完蛋啦！”

聪明小姐取了两个镇长的血样去检查。一会儿，她回来了。

“怎么样？”糊涂大侦探问。两个光头镇长也伸长了脖子。

聪明小姐摇头，“两个人体内都有安眠药的成份。”

“什么？！”两个镇长蹦起来，“这不可能！他有安眠药的成份，为什么没睡着？”

“这些成份已经很微弱了，不足以让人睡着，”聪明小姐解释说，“我想，假的镇长肯定料到会被检查，事先服用了少量的安眠药。”

两个镇长意味深长地盯着对方，“你可真有一手！”

聪明小姐问：“糊涂大侦探，你说怎么办？”

糊涂大侦探紧锁眉头，陷入了沉思。

“糊涂大侦探，你一定要尽快破案！”一个光头镇长提醒道，“现在已经出现三个复制人，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复制人越来越多，你想想，童话镇将

会变成什么样！”

“是呀，这样的话大家将陷入无休止的相互猜疑！”另一个光头镇长加重语气，“我最怕的，是出现第二个‘糊涂大侦探’。这样的话，童话镇就没救了！”

“你们说得对，我不能再等了！”糊涂大侦探一拍桌子站起来。

“太好了！”聪明小姐特别高兴，“您将用什么方法破案？”

“让我们来推论一下：这次事件，显然是有人在背后捣鬼。那么抓住这个背后主使，应该从哪里下手？”

“当然从这些复制人下手！”聪明小姐说。

“是的，”糊涂大侦探点头，“可是这些复制人能够以假乱真，我们无法分辨谁真谁假，怎么办？”

“这……”聪明小姐咬笔头，“唉，如果事先知道谁是真的就好了，那假的马上就会暴露。”

“正是这样！”糊涂大侦探一拍手，“全童话镇每一个人的身份都值得怀疑，但是有一个人，我们却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他是真的！”

“谁？”

“躺在病床上的张探长！”

聪明小姐马上醒悟过来，“对呀！张探长已经伤成那样了，每一个伤口都有医学纪录，假张探长模仿不来！”

“我们只要抓住假探长，从他身上顺藤摸瓜，一定能揪出幕后人！”

几分钟后，糊涂大侦探在电视上发布了紧急命令：“亲爱的镇民们！真的张探长正躺在医院里，假冒的张探长当然不敢光明正大地出来，他一定躲在童话镇的某一个角落！”

为了童话镇的安危，为了童话镇的未来，请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搜查自家附近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发现‘张探长’，或者任何形迹可疑的人，请把他扭送警察局！”

人民都是热爱童话镇的，他们立即积极地行动起来。行动最快的是警察局，他们经过了专门训练嘛。没用几分钟，他们就把警察局搜了个遍。

“报告，没有发现‘张探长’或形迹可疑的人！”警察局长亲自向糊涂大侦探汇报。

“谢谢合作！”糊涂大侦探和警察局长握手。

第二个来汇报的是梦境街居委会的老大娘。

“全都搜遍啦！”她大声地报着数字，“我们发现了七只破手套、九只臭袜子还有一只死乌鸦，隔壁小毛还捡到一分钱！”

“谢谢您，”糊涂大侦探和颜悦色，“有没有可疑之处？”

“那倒没有，如果藏了个大活人，谁看不到呀！”老大娘说，“噢对了，我们搜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影子逃到下面的魔法胡同去了。那里不归我管，所以就没过去——不知这算不算可疑？”

“当然算，”糊涂大侦探说，“您提供的线索很有价值，谢谢！”

“那我就走了啊！”

“慢走，再见！”

老大娘走上几步，突然回头，“还有一件事……”

糊涂大侦探大喜，可能线索就隐藏其中！“您说！”

老大娘有点不好意思，“我想问问：干了这么多活，有没有劳务费？”

“这……”糊涂大侦探哭笑不得。

聪明小姐过来解围了，“走，大妈，我请您吃羊肉串去！”

送走老大娘，办公室里又进来一个人。

“你是哪条街的？”糊涂大侦探问，“有可疑的情况吗？”

那人没有答话，而是把头探出去向外望了望，然后轻轻地关好门，还把门反插了。

糊涂大侦探马上警惕：来者不善！

“你好，我是来破案的，”那人说着，递上一张纸，“这是我的名片。”

糊涂大侦探双手接过一看——

童话国幻想镇克隆研究所所长

精明教授

幻想镇是童话镇的近邻，同属于童话国。

“精明教授？幸会幸会，”糊涂大侦探和精明教授握手，“到底是怎么回事？”

精明教授不答反问：“童话镇是不是出现了很多复制人？”

“是的，”

“惭愧得很，这和我失职有关，”精明教授叹了口气，“你也看到了，我们是‘克隆研究所’，研究的课题呢，当然是克隆技术——俗称‘复制技术’。这个复制，指的是复制生物。可是因为管理不善，我们的一个试制品——也就是一个克隆人逃了出来，在童话镇兴风作浪。”

“他在这里造出了很多复制人？”

“是的，”精明教授点头，“他是看着我们工作的，他了解克隆技术的所有细节。

只要能得到一个人的头发或任何部位的细胞，他就能复制出这个人。”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据我所知，克隆技术培育出来的生物体，还是必须按部就班地正常生长。可是，那个逃跑的‘他’，怎么能这么快就培育出这么多成年人？”

“不愧是大侦探，看问题一针见血，”精明教授竖大拇指，“你们所了解的克隆技术，是电视里报道的克隆技术。实际上，我们的研究，早就远远地超过了国外。我们能够在短短几天内，让一个胚胎发育到成年！”

“真的？太惊人了！”糊涂大侦探惊呼，“你们为什么不向世界公布？”

“主要原因，是怕引起世界的恐慌——复制一头绵羊大家不怕，可是眨眼之间就能复制出一个大活人，谁不害怕？”精明教授解释，“再说了，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而不是用来复制人。”

“但是，我也没见到珍稀动物多起来呀？”

“我们还没有用于实践，因为有一些技术难题没有解决，”

“什么难题？”

“这……”精明教授面露难色，“这是国家机密，我不能说，请原谅！”

“可以理解，”糊涂大侦探点点头，“这么说，你是来协助我破案的？”

“我是来破案的，但不是协助你，”

糊涂大侦探挠挠头，“对了，你是内行——那么，我来协助你破案？”

“还是不对，”精明教授说，“我单独破案，你不要插手。”

“什么？”糊涂大侦探差点跳起来，“这案子一直由我负责，而且我是著名的侦探！”

“对不起，我不是贬低您的破案能力，”精明教授抱歉地说，“只是这个案子比较特殊，它涉及到国家的机密。如果你要破案，势必了解这些机密，而国家是不希望这些机密外泄的……”

“明白了。可是……”

“我知道，你对我的能力还有所怀疑。那么我问你：现在案子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我正动员所有人搜查假冒的张探长，估计两、三天，最多四、五天，那个假货就会被捉拿归案。”

“太慢了，而且这样劳民伤财，”精明教授说，“告诉你吧，我知道他在哪里。”

“什么？”糊涂大侦探非常吃惊，想不到这个人如此轻描淡写就能解决的问题，“在哪里？”

“我最了解这些复制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真人完全一样，所以，”精明教授顿了一下，“所以我断定：假冒张探长一定在张探长家！因为他以为自己就是张探长！”

假冒张探长躲在张探长家！如果不是精明教授提醒，糊涂大侦探还真想不到。

“我马上派人搜查！”糊涂大侦探快人快语，“如果你的判断正确，我就马上退出，让更内行的人来破案！”

几分钟后，全副武装的警察包围了张探长的家。屋里没有动静。糊涂大侦探正想示意警察破门而入，被精明教授拦住了。

“别冲动，你去敲门。”他说。

“敲……敲门？”糊涂大侦探不明白，“这不是打草惊蛇吗？”

“放心，他以为自己是张探长，不会跑的。”

糊涂大侦探将信将疑地敲门。过了一会儿，屋里响起一个声音：“谁呀？”

太熟悉了，是“张探长”！

糊涂大侦探探询地望着精明教授，精明教授冷静地说：“回答他。”

“是我，”糊涂大侦探回答说，“糊涂大侦探。”

吱呀，门居然开了！里面走出笑容满面的“张探长”，“哎哟是你呀老糊，稀客稀客！”

精明教授一使眼色，警察们蜂涌而上，噤若寒蝉就把“张探长”绑了起来。

“干什么！”“张探长”遍挣扎边嚷嚷，“我是张探长，你们疯啦？”

“你是个冒牌货！”精明教授义正辞严，“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谁！”

“张探长”抬起头，接触到精明教授炯炯的目光。他叹了口气，把头低下去了。

“真倒霉，你怎么来了？”他垂头丧气地说。

“把他带到警察局去！”糊涂大侦探一挥手，“精明教授，你是对的。现在案子就由你负责了，我宣布正式退出！”

## 五

又是新的一天。办公室里，聪明小姐通过计算机网络，正和世界各地

的朋友聊天；糊涂大侦探没有这个闲心，他站着窗前，望着外面繁忙的世界。天气很好，可是在糊涂大侦探眼里，行人是灰色的，建筑是灰色的，连太阳都是灰色的。

“我终于失败了，”他默默地想，“可是，我离成功只差一步！如果让我继续查下去，同样能抓住假冒张探长，而且……”

“咯咯……”那边传来聪明小姐清脆的笑声。

“怎么了？”糊涂大侦探转身问。

“这个人真好玩！”聪明小姐指着电脑屏幕说，“刚才我说：‘我的英语水平是大学六级’，可是他说：‘我的英语水平是菜鸟级’！”

“是吗，真好笑。”糊涂大侦探提不起精神。

“嘿，别这么没精打彩的！”聪明小姐站起来说，“你平时老是忙啊忙的，现在有时间了，应该好好轻松一下！”

“可是我……还是放不下那个案子……”

“你呀，天生的劳碌命！”聪明小姐嗔怪地说，“你这种态度就不对了，生活中总有快乐的时候和不快乐的时候，正确的态度，是留意那些快乐的时光；不快乐的时光呢，根本不要去想它！”

“可是我现在就很不快乐，你让我怎么办？”

“这还不好办——出去找快乐呗！”聪明小姐象小燕子一样飞过来，“走，咱们出去享受生活！”

生拉硬拽，糊涂大侦探被带出了门。聪明小姐在大街上看看这个指指那个，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真象一个无忧无虑的天使。不过这位天使要经常留心糊涂大侦探，因为一个不注意，糊涂大侦探就会不见。一路找过去，你会发现他蹲在地上研究西瓜皮。

“口渴了吧？”在一家冷饮店门口，聪明小姐问，“想不想吃冰棒？”

糊涂大侦探回过神来，“什么？”

“你想吃什么冰棒？”

“吃冰棒？”糊涂大侦探摆手，“干什么呀，那是小孩子的玩艺儿！”

“今天不许考虑工作，就让你变成小孩子！”聪明小姐不依不饶，“说，你想吃什么？”

“真要吃？那就随便吧。”

“什么叫‘随便’？说出确切的名称来！”

“你吃什么？”

“我吃……嗯，红豆沙吧！”

“那我也来一根红豆沙。”

“好的，你站在这里别动啊，我进去买，”

聪明小姐叮嘱着，走进冷饮店。糊涂大侦探在后面苦笑摇头，“唉，象个长不大的孩子！”

糊涂大侦探在外面看看天，看看地，正等得不耐烦，聪明小姐出来了。糊涂大侦探刚想迎上去，却突然发现不对劲——聪明小姐手里，只拿着一根冰棒！

“怎么回事，不给我买了？”糊涂大侦探脑海里打出一个大问号，“这不是聪明小姐的风格呀！”

这时，聪明小姐喊道：“糊涂大侦探，快过来呀！”

糊涂大侦探答应一声，正要跨步上前，冷饮店里突然响起一个熟悉的

声音：“来了来了！”

糊涂大侦探一惊：这不是……这不是我自己的声音吗？！

正想着，冷饮店里跑出一个——糊涂大侦探！他手里还拿着一只红豆沙冰棒！

糊涂大侦探的心缩紧了——天哪，居然复制到自己头上来了！

噌！他一个大步跨上前去，大声喝道：“呔！你是谁？”

聪明小姐抬头一瞧，愣住了——怎么有两个糊涂大侦探？另一个拿冰棒的糊涂大侦探也愣住了，他挠挠头说：“咦，你怎么长得和我一样？你从哪里冒出来的？”

“我还要问你呢！”糊涂大侦探逼视着他，“刚才聪明小姐叫我站在外面等，你怎么跑到里面去了？要知道，糊涂大侦探从来说一不二，你肯定是假的！”

“你才是假的！”另一个糊涂大侦探把冰棒一甩，“我对你客气，你倒抖起来了！”

我告诉你：刚才聪明小姐进去半天都没出来，我怕她遇到不测，才冲进冷饮店的！谁都知道，糊涂大侦探最体贴人了，尤其是聪明小姐！他的得力助手有危险，他怎么会待在外面一动不动？很显然，你是假冒的！”

“你瞎说！”

“你说瞎！”

“你……”

“别吵了！”聪明小姐看看这个望望那个。虽然她和糊涂大侦探朝夕相处，熟得不能再熟了，可是面对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两个人，她照样无力分辨。

这边的吵闹，早就把行人吸引过来了，他们指指点点，发表着不同的高见。

啪！糊涂大侦探揪住另一个糊涂大侦探的脖领子，“我警告你：马上坦白，不然有你好瞧的！”

“哼，谁怕谁！”另一个糊涂大侦探把腰一挺，“我糊涂大侦探可不是吃素的！”

噉嗤咔嚓，两个糊涂大侦探抡起胳膊就干了起来。大家一看来劲了：哈，都说糊涂大侦探拳脚功夫有两下子，不知两个糊涂大侦探打起来，谁更厉害？

糊涂大侦探确实厉害，他们出手如闪电、飞脚如蛟龙，观众的眼睛都看花了。最后，一个糊涂大侦探终于制服了另一个糊涂大侦探，把他踩在脚下。

大家一边鼓掌，一边疑惑地说：“这个胜利者……到底是哪一个呀？”

“是真的那个！”胜利的糊涂大侦探春风得意，“这个冒牌货可以冒充我的容貌，却无法冒充我的功夫——这可是十几年练出来的！”

“太好了！”聪明小姐拍手说，“快把他抓起来！”

“那是当然，不过我先得把他打晕，”站着的糊涂大侦探说，“别看他是冒牌的，功夫也不赖——你们瞧我的鼻子，”

大家一看：哟，糊涂大侦探的鼻子都被打肿啦！

“是得打晕，”大家点头道，“这小子是个危险人物！”

于是站着的糊涂大侦探抡起胳膊——就在这紧要关头，人群外突然响起一声大喊：“住手！”

嗯？这种时候，谁敢包庇假冒的糊涂大侦探？

大家回头一看：外面站着的是——聪明小姐！大家再往圈子里一看：里面也有一个聪明小姐！

两个糊涂大侦探，两个聪明小姐！！

“他不是假的，他才是假的！”外面的聪明小姐分开人群走进来，“真的糊涂大侦探这几天没日没夜地办案，身体极度疲劳，当然不是那个冒牌货的对手！”

站着的糊涂大侦探挥拳头，“你说谁是冒牌货？”

“你才是冒牌货！”原来那个聪明小姐跳起来，指着新聪明小姐的鼻子大骂。

“哼，谁真谁假，咱们自己心里清楚！”新聪明小姐说，“刚才这个假冒的糊涂大侦探把我骗到一边，一拳就把我打晕了。接着，你们两个冒牌货就出来招摇撞骗！”

“你胡说！”聪明小姐和糊涂大侦探跳起来，“你血口喷人！”

观众们都意识到这件事不好玩了。两个糊涂大侦探、两个聪明小姐！两方说得都有道理！

“别争了别争了，你们还是到警察局去说吧！”

大家人多力量大，硬是把四位大闹不止的人架到了警察局。警察局长也分不清谁真谁假，但是他出示了一下警棍，并声明警棍好久没用了，都要生锈了。四位同志马上不闹了。

精明教授闻讯急忙赶来，他本来想安慰糊涂大侦探，结果一到现场却抓了瞎：两个糊涂大侦探都愁眉苦脸，安慰谁呢？

“怎么会这样？唉，怎么会这样呢？”他只是使劲跺脚。

“别替我担心，精明教授，”一个糊涂大侦探说，“那个假冒的张探长审问得怎么样了？”

“是呀，”另一个糊涂大侦探接着说，“只要从他身上找出突破口，我们谁真谁假的问题，马上迎刃而解！”

“很有进展，”精明教授说，“假冒张探长已经撑不住了，预计明天他就会坦白交代！”

“那你快去吧，别在我们身上浪费时间了！”两个糊涂大侦探一起说。

“好，那我走了，”精明教授走了一步又回头，“对了，你们两个别再闹了。现在大家都知道出了两个糊涂大侦探，你们即使出去，大家也不会相信你们。安心在这里休息吧！”

“你放心吧，我又不是小孩子。”两个糊涂大侦探说。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两个糊涂大侦探和两个聪明小姐是靠打扑克混过去的。扑克打得很没意思，因为两个糊涂大侦探和两个聪明小姐的思路是一样的，谁要打什么牌很容易猜到。夜幕终于降临，四个人在临时安排的房间里休息了。两个糊涂大侦探住一套两室一厅的房间，两个聪明小姐住另一套两室一厅的房间。

糊涂大侦探奉行“早睡早起身体好”的原则，他从来都是晚上八点准时睡觉（破案时除外）。在他看来，把时间浪费在看那些扯皮电视剧上，无异于慢性自杀。

时钟指向八点的时候，一个房间里响起了糊涂大侦探的鼾声。一秒钟之后，另一个房间也响起了鼾声。两个鼾声具有相同的周期、相同的波长，